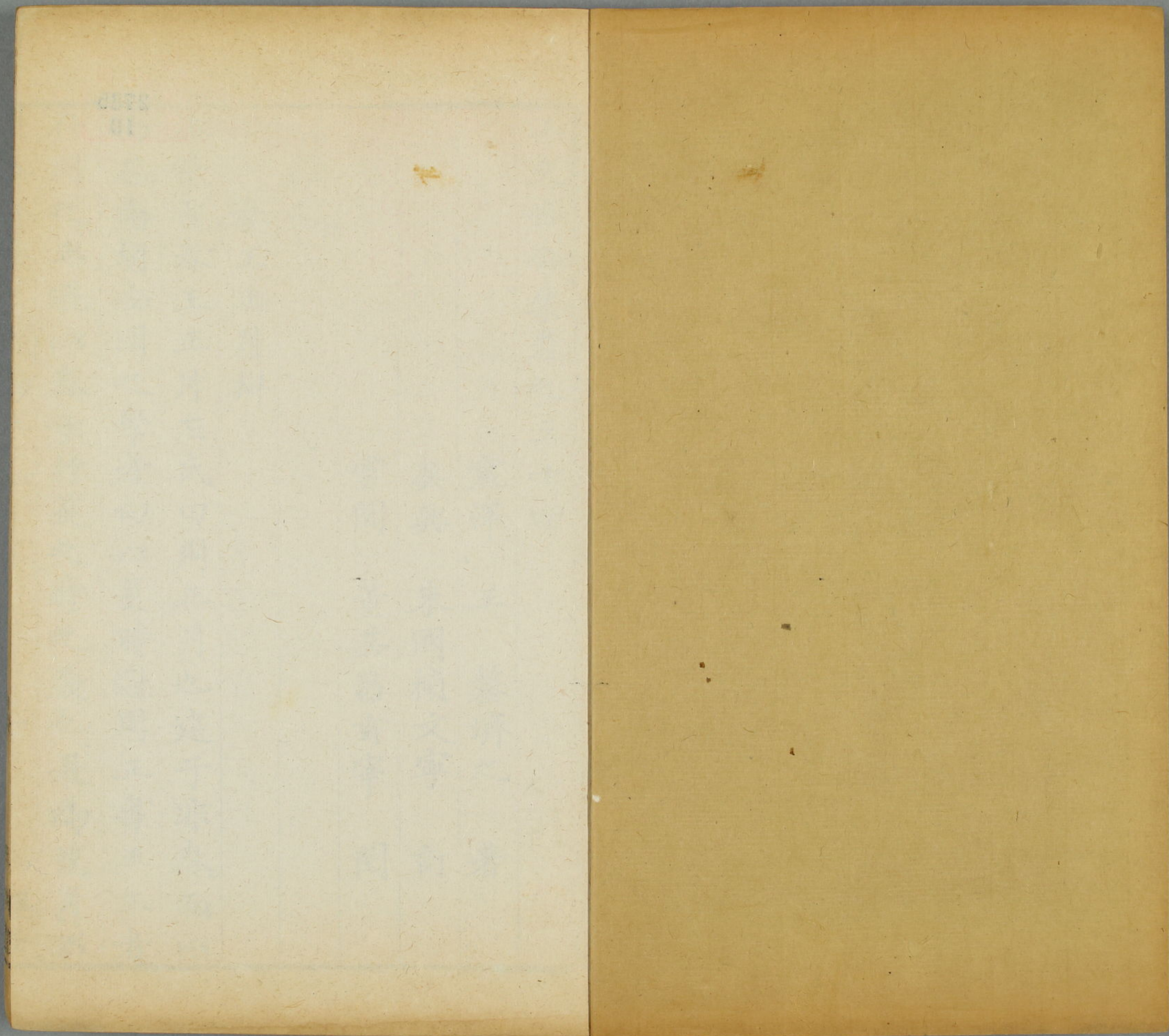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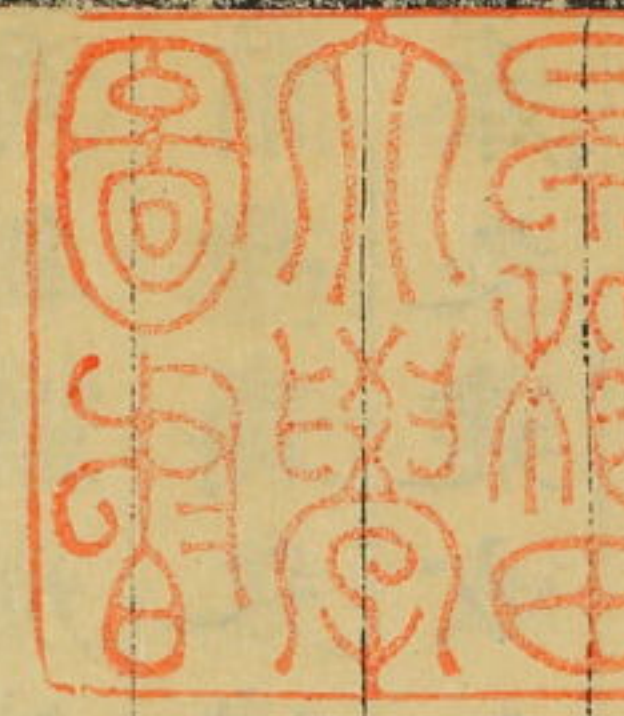
^ 16
2735
10





門 16
號 2735
卷 10

王文恪公集卷之三十四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
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
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

昭和十五年
六月十日
購

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
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
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
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
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
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
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
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
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
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
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
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
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
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
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

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
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
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
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
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
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
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
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
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
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
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
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
王致伐於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蒸
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
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
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
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耜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鴈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

今鳳子何德之哀茲其麟之哀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谷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冰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歆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至吐蕃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比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

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干
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
注於沔天之水泮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
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
其東北陔赤水出其東南陔泮水出其西北陔雪山
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
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
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
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

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
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運積石為中
國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
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
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
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
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
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
源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

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
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
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
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
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閼
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
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
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
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
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
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限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
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
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
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
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
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
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
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
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
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墮于中邊不雜
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
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
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
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
無有而能有其有者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
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
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
隊於澄淵則明隊於濁水則昏隊於污穢則穢隊於
澄淵上智是也隊於濁水凡庶是也隊於污穢下愚
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

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隘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于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禱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為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為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為無據而

頗疑孟子為過既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
然與吾道為敵而自外于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
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
濶畧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於以見韓之大孟子
辨析毫釐之際而開之開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
不為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
抗然與儒為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
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為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絕
其流必至於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
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
不絕必為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
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偉真所謂兩雄力相
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
檢身勅已之志反招逐孺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
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

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
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
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
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
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
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
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
謗謂襲美隳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
書欲辯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
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
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
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
雪吾儒之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讖語
有累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
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
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
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
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
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
危月燕子也。室火猪。璧水獮豸也。奎木狼。婁金狗。戌
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
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
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
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
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
旋相為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
宮商角徵羽。旋相為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
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
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
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
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
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

進退之候。離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為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為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之謂也。

論解

王子解內閣机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患無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嚙嚙乎道義之原。採隱蹟。則入於杪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

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殲豕之功。有其
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勵相我國家。一旦括
囊卷而懷之。自避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
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玉子趨而謝
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請我者。皆是也。我又何
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
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
致。白義綠駟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繫之
於庭。跛螿先之。干將莫邪之遇。欬飛也。決浮雲。絕地
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強弱勢也。難易時
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難。
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墮。
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
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
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
俗漸敝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
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
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

黃憤懣。抒胃臆。圖安危于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
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闕格。孤憑
城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
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
之傳。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
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
中才。輔以區區之蘓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
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成。不能更化。以成一
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容曰。吾聞之。
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爲勢。隨勢以爲
功。因時爲勢。則難者易。隨勢爲功。則弱者強。子產之
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
樊世。逐仇騰。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
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
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爲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
之治。三監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
也。董猶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
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

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冑。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存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有為。猶繫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縶鷹於韝。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垣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踪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

之為也。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于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于莽賢。執誼脂膏於任文。段穎事阿儼。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擬盪平羣盜露布

天啟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筭。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獸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

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于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

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剡。目覩膚功。珍
塘。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跡。如其
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初自南齊。國山有封
禪之碑。離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象礎。紀唐年三李
丞相之所經營。橋橫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
銅官。雖靈光歸爾。而獨存願遺像。黯然而日。點鍾樓
將壓佛閣。半欹俾牲蹟之漸涸。乃行道之所。隱伏巢
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
而復其舊。為一時之勝事。種將來之福田。其諸檀越
具列如左。來者續焉。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邱壑巉巖。草樹叢蒼。爰有劇寇二姓。曰湯
許者。據之謂天。討之莫及。敢王稅之靡供。多納亡
命。潛懷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踧踉
修蛇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

當宁赫斯震怒遂勅巡撫蘓松等處都御史張公
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銳分路進
討又命廣德窒其後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
近邀遮飛鳥翕翼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
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
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歆戰不敵歆竄不能旋
伏道傍延頸受縛岨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
計窮一片之降幡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赭其垣
渚其室不遺寸鏃掃盪百年之氛不戮一人大開三
面之網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
馳露布夕降天書某等叨臨官次幸睹膚公昔者同
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獻詞以賀乎

文恪公集卷之三十四

文恪公集卷之三十四

王文恪公集卷之三十五

震澤 王 鏊 濟之 著

吳興 朱國禎 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 玄宰 閱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
賜贊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
或傳近例 皇太子於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

文恪公集 卷三五 一 三

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 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
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
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獨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 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
之義今觀 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
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於 聖心必大有開發者
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懸想獨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 勅

右刑部侍郎臣鑑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
勅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鑿臣鑿稽首再拜題其後曰
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
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
足為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
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 綸音
每舉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
罄懸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
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採荒十

二策得允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
南諸府在在充牣時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
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允軍諸費充焉其
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
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
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
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卒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
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以職則忱
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戶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
莫非由自神謨陛下仰成焉耳今觀戶口勘合
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
履邢氏之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子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腕切不離修身力
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藹乎孔子之家法也然則

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似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况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後為之。予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偽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偽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馬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蓋丘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桃裹棗。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為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偽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號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軍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竄其語於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醵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叅致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亟稱醵於文莊。所問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獎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蓋以醵與王忠肅同嫌名。

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叅政時。為兵部部。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叅政子仲。名在選中。未幾。叅政亦故。今年為弘治十二年。仲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為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鏊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仲叔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乃知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併載叔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強者矣。唯書亦然。

跋真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骨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耶。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

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耶。蓋蘓黃筆法。至是又一
變云。

跋蘓子美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
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真然神明。復還舊觀。其
為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
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為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絕。
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澱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顏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
相事。至今耿耿。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後容。夫死一
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
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為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間關
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于柴市。故曰能
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為歎歎。而不可禁。吾友錢君
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妻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
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
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

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橫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霽書

昔人論荆公多澹墨疾書。類此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尚進於是耶。

跋義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耶。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恍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處不可學也。

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叅軍勅

唐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勅。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概。仁宗嘉祐四年三月。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為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吳文公自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嘻。其盛矣。此勅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直耶。抑以尊故闕之邪。其餘所署。猶可考見。贊為韓贊。齊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為楊繪。

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為王疇。仕至樞密副使。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

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為也。上有題勘。不知為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昏闕。為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寧獨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以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畧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泚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絕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耶。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耶。觀此帖豈老瞞所嘗
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為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
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為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
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
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為難。難者非他。得
其意為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為聖。其論須有成
竹於胸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兔起鶻落。少緩則失之。

蓋其難如此。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純。夏
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
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勳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
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為耳目翫好。蓋重其有超然
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
為大家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寇。字元
勳。其餘登甲科官部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淞人也。其

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淝之為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袁譜學渡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獨能加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達石蛇山記

子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蛇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挾怪，庶慰吾渴。况若石蛇者，邪國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蛇，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蛇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

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
踈。而其意已足。蓋其胸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
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象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
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
義載在史冊。此象不知作者主名。舊為胡忠簡諸孫
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顯氏。唯顯出以示予。予為之端
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稟然。如挹五公於

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
賢祠。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鄴義顯天下。
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為遺之。
曰。此圖作於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
除禮部郎官。其鄴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
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
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

達行在。浚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搯。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况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於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梃源五十里而作文。若微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獨念公時在縲紲。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紫帟而浚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云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况其後之人乎。又况微明之賢。不實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勅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

感隆祐之言汲汲為此舉。又得人如冲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竊為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獨宣仁也。又安得先生革正之。

書王德文公據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猶爾耶。史稱善湘為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願為德文裔孫。出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第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

鳴渡其後不肯與鳴渡共政卒辟位去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王唯顥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
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
五日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
閣勅其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
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
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
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

徐清叟排抑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
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獨再相
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
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跋王唯顥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
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
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
瑤皆孝宗初政也尤美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

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晞字日昇為人雋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談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坐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于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無非徵也况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國史不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真贋前人之鑒不遺餘

力矣余渡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艸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困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虎賁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刊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于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麤亦皆可考而知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蘄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漿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同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

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湔被舊習且云摩
圍閣中固知為晚年筆矣

題顧閔中六逸圖

舊題為淵明
馬融阮咸子為
孝先畢卓
辨之如左

閔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
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藉糟吹篳者其桓伊乎所
謂卧吹三弄題以為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
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
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胡雛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
夔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
又捷出神怪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
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
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
上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
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
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
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
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
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
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
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跡
無疑况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
跡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痛酒集知安道之深于醫不知其能詩也及
修蘓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
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
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
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廵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觀李之先在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立文行為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社儲祥歸成於今尚書臣充嗣懋膺

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弊盜息伏念兩朝奎章宸翰祇承敷責夙夜不敢怠忘將刻之琬琰以焜煌於後人屬臣整識其後臣整何敢贊一詞以贊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為

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為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整拜題

王文恪公集卷二十六

王文恪公集卷二十六

震澤王 整濟之 著

吳興 朱國禎 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 玄宰 閱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誠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敢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

文恪公集

書卷三十六

三槐堂

為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
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
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獨得須
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
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充會數
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
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
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
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尚無。海上迂怪
之士。爭務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躡以事飛昇。飛昇之
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
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泚泚而是也。則
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丹草木。皆反於身
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祈謂
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
而術者乃欲以此斬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
泚予居京師。見薦紳泚泚。有譚此術者。未始不竊嘆
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

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真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為其所不可為。以覲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為解。自朱子有力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為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為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者進。或告以注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後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錄者。而何暇奔走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

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軻書之疲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也。何待於彼耶。况為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况明者乎。庶民且不為。况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袤。恐有害於德。夤緣請托。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况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奸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獨諉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自羊人果得回。九重之聽快。

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為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祈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慶。白茅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福。某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守

鑿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綯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幸。是以卒真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於鑿。而鑿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鑿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及公被萋菲。孫頤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鑿之惜尤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新嫌。則

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為功。而不腆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嗟。默默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為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慙。與世寡諧。主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亦無有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為寮。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礪浸灌。懇懇勤勤。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為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有相援。甚者推咎於人。以自解。其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

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獨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
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
望於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於公。是心也。公知之。僕
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內
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獨殿諸公。豈弟君子。
寔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
既以昭晰天下。而且有光於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
則公端居獨處。亦或不能無念於予也。是心也。某知
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
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為悒悒。胡有窮
已。令予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為慰。哀病
不能一詞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獎過當。非所克
堪。南北邈絕。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為道自愛。以
副惓惓之私。不宣。

復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
幸媿幸。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
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

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懸動於僕。御者乎。未由奔視。有懷無已。人便輒奉承動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

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鄙。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

奇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藁。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輒沮於讒邪之口。茲亦未敢聞於公。知公曾不以此望於我也。祁奚叔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恫恫。恐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錄。既偉其鄙。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規恥於不預者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因附注讀之。亦

是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宜。

與陸冢宰書

得郎報。知己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蘓則自昔無之。而始見於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隕。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恥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幹旋之術乎。抑奔競黜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言未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其為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

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以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己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做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

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

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官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注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秤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注來廚傳不絕其久亩地方者日有薪炭鱖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固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哉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
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
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
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
則取之注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
剗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
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
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
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
田以避役近年兵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
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
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
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
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
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

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罄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祈然官田之稅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任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相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鑿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
多至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
起於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
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
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
數大畧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
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
諳畧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
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
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
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
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
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
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
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悅均其利
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下也以愚計之
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為一項推上戶
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

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蓋面
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粮塘則
賄粮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
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各
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
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後
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
賦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
別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
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
而公以為必可行濩詢遠謀是利永世者於此見公
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
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
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賦論如
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
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
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
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将如前之為吳人之弊

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蘓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存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愧荷愧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不已。然流俗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敷於民，由乃在恒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為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既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為二則，官田為三則，四則輕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為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緣為奸。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為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地山澤之利，施以與民。况增其稅乎。如數不足，請查續荒板荒坍塌之數補之。蓋三

者類多欺隱。攤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己。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哀病隨墮。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

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台靈之疏。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年之武不如人。謹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

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教督。不以其言為迂。且將行之。為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通言。且復下詢。永世遠謀。僕居山林。僻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閣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為民建無窮之基。亦具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觀 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

素守雖不可奪而詔旨不可屢違整竊為公思之
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
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
聞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為心雖然此
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俞旨亦當
勉副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
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
得郟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整之所宜
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
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論德景元座上若有半
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喜焉喜其不
涉於兩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
區區之私每深鄉注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逆藩造亂
又聞伏帥義旅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
只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耶其亦叔向不見祁
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

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如
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 聖明更化羣隕戮力
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
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為報也若僕之踈拙自甘
老於林下矣

渡部二泉書

承 聖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慚懼若
無以容又辱不遠馳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
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
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鄙人白雪難為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 聖世特遣
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 恩渡蒙蔭一子為近
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
推恩何以至此感德無量但自念立 朝三十餘年
曾無絲髮之補叨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
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渡部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
如宜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
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大夫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
沒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
厭雖來諭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
出讀者不覺其複如襪線之未止此矣雖勉竭駑鈍
無以沒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
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粹然有求亦嘗為之况世之
名公歆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
腆豈可司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
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龜俛從之而猶望於察
若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北趨石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俟一見服此高
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
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嶢嶢造茲披接容貌詞
氣亮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
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

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贊
也惟信萬為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

王文恪公集卷三十六

白社詩草叙

子美有云詩道江河第古
流也亶然哉

國朝自北地信陽崛起主
盟而歷下婁江六七公

脩明而光大之自是縉紳
學士始盛之詩子大夫一舉
太常釋公車之業無不誦
韻語學伊吾謂舍是無以
發抒曾聽聲樞來蘇云
身經余辛卯之役需以錐
人與姑蘇王道邇考天台蘇
穉舍新安游平野聽中蔣
美翁荆溪張以登子若子
以臭味相激遂為清言社

采芳擷縵擊以玃飛筠以
合內外靡所不譚亦靡以
不樂時遵考輩往即景
隨情飽爾徐于余心崇之
恨寸短技窮不能屬和無

何各領一職以去升沈
教不汝如曩時歡及已未
遵考典釋舍再入堂時有
崑山陸元禮攜孝帽伯閣
羊城高正父四明袁美學

後先入社舍毫染翰炳
琅幾滿金囊年五室穉
舍訪余西湖之上後而卒業
即品人、解大都存法於
古禱格于心脫跡堯堯壘之外
游神意象之先其標音見
縵則人扼解珠家操驗韻
而參象互友又如宮方叶
著鸞鳳和鳴感在豈非近
代作者之雄長耶以今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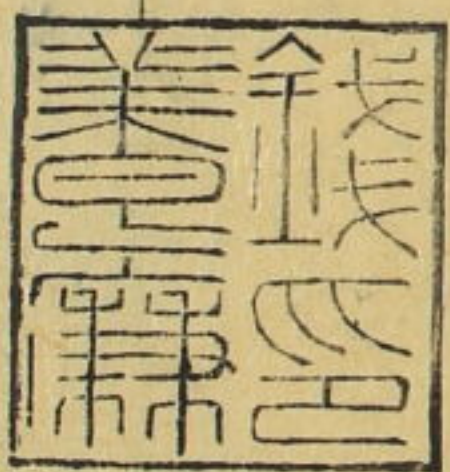
其詩想見其清風逸韻庶
幾應下諸大夫之遺焉夫
應下諸公至今名噪甚而
邱偁爾語者尤為集中冠
冕夫非才神之以獨至而
意

筆之以成名然乎余讀道
考釋舍近作則軒道
上上西系六朝為徒蓋其
休沐之暇冥心玄詣得之
聲不居多子諸矣方彙

征丹可以為被以德以潤色
所業更自有卓絕佳時者
子林而下潭明大家必為語
矣子虛一指獨余也俛仰
今昔善不勝濶河之流云

年弟武林錢名廉國維

甫書



送陸元禮

送陸元禮

羊... 送陸元禮

鶴音白社總目

送曹尊生大理之金陵

送同年胡湛宇潯陽視權便道省覲

送鄧翠屏僉憲督學滇南

又次翠屏校贈韻

送同年郭鶴野還朝四首

枕上吟五首

白社

送陸元禮北都守荊州分州字

賦亭前各一物分竹得雲字

賦得夏雲多奇峰分色字

燕歌行分笙字

送高正父讞獄江北便道歸嶺南省侍分得

舟字

月下聞鴈得安字

紫駟馬分得飛字

古意分得獨字

長至前十日朝天宮習儀分得宮字

青樓怨二絕同用樓字

賦得長安雪限片月飛壚四韻

詠燭效齊梁體分寒字

擬自若之出矣二首

長安元夕

鷓鴣音白杜總目終

鷓鴣音

吳趨 王禹聲遵考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送曹尊生大理之金陵

離筵楚楚柳依依。斗酒相看又落暉。南國君裁新賦好。燕臺我憶故山違。春風駟馬于公署。明月蘭橈燕子磯。臨別殷勤重結襪。不堪黃鵠各拚飛。

送同年胡湛宇潯陽視權便道省覲

鷓鴣音

虎 魏堂

匡廬萬丈鬱嵯峨。彭蠡春深旅雁過。此去綵衣翩畫
錦。遙看紫氣映鳴珂。煙波隱見漁舟晚。帆影參差估
客多。把臂青衫應濕遍。豈堪重聽伯勞歌。

送鄧翠屏舍憲督學滇南

屈指離觴又送君。天涯雁影幾回分。鑑懸秋水滇池
月。帳動春風閩海雲。鞭弭中原誰左席。驪黃南國定
空羣。點蒼山色青如許。賦就還憑驛使聞。

又次翠屏投贈韻

四牡駉驪度夜郎。獨携一劍是魚腸。持衡好校昆池
戰。覽古還披大酉藏。桃李春陰初鞞。薰葭秋色正
蒼蒼。美人更隔瀟湘遠。悵望南迴幾雁翔。

送同年郭鶴野還朝

仙郎新領度支章。傑直應含漢署香。十道徵求今太
急。好將詞賦托長揚。

其二

清燈寒夜共圍爐。春月關情酒百壺。君去我留岑寂
甚。獨看燈月影猶孤。

其三

十年踪跡兩浮沉。此日逢君潞水潯。無奈相逢又相
送。臨歧回首共霑襟。

其四

離筵三唱渭城春。君去鶯花入夏新。身似潞河堤畔
柳。頻將青眼送行人。

枕上吟五首

宦拙俄驚漸白頭。途窮興轉寄滄洲。寒灰不逐東風
暖。歸夢長隨潞水流。日落自憐醒對酒。春深無奈獨
登樓。蕭條旅館誰知己。唯有孤衾共敝裘。

其二

閒居頻咏舊題詩。抵掌猶堪見往時。人去赤城空有
賦。盟寒白社杳無期。歸裝羸得玄經在。傲骨唯應賀
監知。同好近來零落甚。獨操齊瑟欲何之。

長安舊社惟馮
李賀伯聞在

其三

蕭齋寂寞潞河陰。猶喜同袍共論心。意氣已從觴詠
見。交情翻為別離深。橐中祇有陽春賦。篋裏誰憐孤
劍吟。流水高山人去遠。思歸一曲付清琴。

時三戶部
相繼行

其四

重憶先朝賜塋年。洞庭一曲莫釐巔。春來薇蕨埋
山徑。湖上波濤繞墓田。伏臘幾番勞夢寐。閑河長為
隔風烟。遙憐松檟凋零甚。况復蹉跎寒食天。

其五

闔閭城下是吾廬。猶有平泉片石餘。五畝自堪供釣
弋。數椽良可貯琴書。蒯緱不減魚腸色。獨鶴應隨使
者車。稚子候門遙憶汝。牽衣何日慰離居。

終

白社詩草

吳趨

王禹聲遵考

著

吳興

朱國禎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送陸元禮比部守荊州分州字

集蔡釋
台宅

畫熊千騎向荊州。江漢湯湯擁上流。尚憶故人初入
洛。每裁新句共登樓。白雲無奈僊郎去。赤壁誰從楚
客遊。惆悵我來君獨注。疲闌何必問更籌。

賦亭前各一物分竹得雲字

集高正
父宅

白社

三思堂

翠篠生湘浦。誰移近白雲。窺簾月影碎。當戶鳥鳴聞。
簡授梁王苑。竿投渭水濱。釋冠聊自適。倚杖對南熏。
賦得夏雲多奇峰分色字 集袁君學宅
盛夏臨北窓。長松聊偃息。噴岫結層霄。當窓來秀色。
諸峰互吐吞。列嶂競出沒。島嶼間樓臺。蔽虧炎曦匿。
我欲駕赤虬。憑虛縱登陟。須臾熏風來。長空淨如拭。
固知陵與谷。變態亦倏忽。此道本巖阿。浮雲乃長物。

燕歌行分笙字

長安孤月半輪明。征夫遠戍蓬婆城。古來離別難為
情。况復蕭條朔思生。寒蛩東壁切切鳴。不堪牆外砧
杵聲。感君獨宿涕泗零。夢回枕席光熒熒。起視銀河
天半橫。枝頭隻鳥栖不驚。念我獨兮憂傷并。安得沙
場烽燧清。腰縣鵲印繖胡纓。鴛鴦為被合歡成。與君
相對坐調笙。

送高正父讞獄江北便道歸嶺南省侍分得舟

字 集蔡釋台宅

漢廷欽庶獄。使者出爽鳩。高隼橫秋迅。踈砧徹夜幽。
法星臨楚尾。行色動吳鉤。郭外濤聲落。山中桂樹秋。

浮槎八月下。征旆五羊收。幾載雲為署。今朝錦作遊。
明珠還舊浦。海燕識歸舟。白社看寥落。朱方莫滯留。

月下聞雁得安字

集表君
學宅

胡鴈鳴秋朔。氣寒尚依明月到。長安應憐毛羽冰霜
悴。似訴關山道路難。客子音書頻斷絕。故園萸菊半
凋殘。遙天目送歸飛影。知落蘆花何處灘。

紫駟馬分得飛字

宛馬久不至。驂駟應見稀。乍疑煙燧起。忽逐電光飛。
鳴為胡笳動。驕緣塞州肥。臙脂山下過。血汗點征衣。

古意分得獨字

集蔡君
宅

薊北多浮雲。雲中下雙鷺。願言問雙鷺。我征胡不復。
首蒼青如何。靡蕪幾度綠。昨暮尺書至。將軍出上谷。
生還未云期。歸計焉能卜。顧此盈尊酒。舉觴當誰屬。
有時夢君還。倉皇理膏沐。夢回明月光。依然照孤獨。

長至前十日朝天宮習儀分得宮字

集表君
學宅

蓬萊佳氣藹。蔥籠贊拜遙。看引上公日。至卿雲傳太
史。陽回玉律肄。歌工旌旂曉。澹瑤臺月。環珮春生黍。
谷風莫道君門天。萬里玉皇元在蕊珠宮。

青樓怨二絕同用樓字
霓裳舞罷按梁州。日日笙歌醉玉樓。一去邯鄲今十
載。書來又報錦城遊。
銀箏玉腕競風流。俠客春遊處處樓。蕩子不來天又
暮。合昏花暗使人愁。

賦得長安雪限片月飛壚四韻

長安佳氣何葱蒨。層樓閣閣參差見。同雲變鬣帝城
頭。凜冽西風凝作霰。穿簾入戶太輕狂。冒棟緣甍任
撩亂。夢回蛺蝶晝蘼。凍折梨花飛片片。梨花蛺蝶

淡芳菲。點綴寒光上客衣。踰躐天外霓裳舞。飄忽空
中疋練飛。萬戶夜疑金闕曙。千官寒照玉珂歸。但見
朱門皆白屋。誰知粉署掩黃扉。倏忽冰輪掛辣越。藍
田萬頃清光發。瑤華直射玉毫寒。素質不隨鎔影沒。
五侯七貴競良宵。浮白呼盧歡未歇。走馬何來輕薄
兒。瓊瑤踏碎章臺月。章臺柳絮尚縈紆。謝女才情今
在無。窮巷無人問車轍。深宮也自映金鋪。何處才人
能取酒。誰家少婦獨當壚。都将楚國陽春調。付與梁
園子大夫。

詠燭效齊梁體分寒字

集賀伯閣宅

乍見龍銜照。宜將月竝看。樹底宵疑畫。風前淚不乾。
檢書燒漸短。刻韻和應難。流螢暗中度。祇覺畫屏寒。

擬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無復理容華。思君如車轂。輾轉到天涯。

其二

自君之出矣。羣芳誰共擷。思君如轆轤。宛轉長不絕。

長安元夕

集蔡穉宅

獻歲青陽開紺宇。長安樂事那堪數。夜夜和風拂画

堂。朝朝淑氣臨朱戶。辛盤綵勝競相遺。倏忽流光到

三五。尋常三五對婵娟。此夕清暉倍可憐。皎皎冰輪

鏗共燦。亭亭火樹月同懸。七寶蓮花花吐燄。五枝青

玉玉生煙。恍疑鮫室來燕市。別有繁星麗半天。是時

車馬紛相屬。是時簫鼓聲相續。銀橋高起益戾家。銚

鎖光連韋氏曲。驃騎門前鰲駕山。平陽主第龍銜燭。

紅雲紫霧映樓臺。魚鑰金鋪徹夜開。共看寶月明于

畫。共賞華鏗去復回。佳人隊隊歌金縷。公子翩翩醉

綠醅。綠醅金縷歡無極。忽听城頭起長笛。梅花吹落

數聲中。行過西園又南陌。誰家年少羽林郎。金鞍玉
勒紫絲絢。天街看罷魚龍戲。挾斜還入鬪雞場。瞥見
香車擁珠翠。遊遍画橋一十二。人間鏗火漸闌珊。還
從太乙祠前去。參橫斗轉玉繩低。遊子歸來路欲迷。
羅綺餘香滿大隄。踏歌連袂相扶携。為憐帝里風光
好。肯惜良宵醉似泥。

終

